

戰血餘腥記



海文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三版



分售處

原 著 者
原 譯 者
重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發 行 所

中

北京 雲南 長沙 溫州 常德 廣州 汕頭 濟南

華

天津 保定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奉天 武昌 長春

書

開封 南昌 南京 石門 廣州 汕頭 濟南

局

武昌 長春 石門 廣州 汕頭 濟南

法 國 阿 猛 查 登
英 國 達 爾 康
閩 縣 林 宗 紆 鞏
長 樂 會 宗 鞏
進 步 書 局
文 明 海 甘 肅 書 局
文 明 海 棋 盤 書 局
文 明 海 拋 球 書 局
中 華 海 拋 球 書 局

定價大洋八角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全一冊)

林琴南先生初著

利滑 倭鐵 瑟廬
戰血餘腥記提要

拿破崙蹂躪全歐敗於垂成莫斯科一蹶後募兵苦戰自利倭瑟及滑鐵廬行間尺寸之事遂譯悉屬奇偉以老嫗約瑟爲綱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教燄之再熾一二眞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爲盡致此爲林琴南先生之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於後勁愛讀林譯者當不河漢斯言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序

余歷觀中史所記戰事。但狀軍帥之據略。形勝之利便。與夫勝負之大勢而已。未有瞻敘卒伍生死饑疲之態。及勞人思婦怨曠之情者。蓋史例至嚴。不能間涉於此。雖開寶詩人多塞下諸作。亦僅託諸感諷。寫其騷愁。且未歷行間。雖空構其象。終莫能肖。至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於亂離之慘。屠夷之酷。纖悉可云備著。然嘉定一記。貌爲高古。敘事顛倒錯出。讀者幾於尋條失枝。余恆謂是記筆墨頗類江鄰幾。江氏身負重名。爲歐公所賞。而其文字讀之令人煩懣。然則小說一道。又似宜有別才也。是書爲法人阿猛查登述。一步卒約瑟之言。成書。英人達爾康譯之。余時方謠洛加德所著拿破崙全傳。歎其自墨斯科一畝。四十萬人同瘞沙磧。元氣凋傷。後此兵勢因以不振。顧本傳敘波奈巴兵略甚詳。然十餘年困頓兵間。以孤軍挑羣雄。人民必不堪命。然傳爲正史之體。必不能苛碎描寫士卒冤窮之狀。至可惜也。癸卯秋節月中。與吳航曾又固談拿破崙。

崙軼事。謂法民當此時代。殆一兵刼之世界。又固因出此本。言是中詳敘拿破崙自墨斯科敗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逮於滑鐵廬。中間以老嫗約瑟爲綱。參以其妻格西林之戀別。俄普奧瑞之合兵。法軍之死戰。兵間尺寸之事。無不週悉。又固以余喜小說家言。前此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伊索寓言。頗風行海內。又固因逐字逐句口譯而出。請余述之。凡八萬餘言。既脫稿。侯官嚴君潛見而歎曰。是中敗狀。均吾所嘗親歷而徧試之者。真傳信之書也。方聯軍入據析津。義和團日夜鏖撲。飛彈蚩然過於屋上。余伏敗屋中。苦不得飲。夜分冒險出汲。水上人膏厚錢許。飲之腥穢。顧盛渴中亦莫爲卹。此一端已肖卷中所紀矣。余曰。嗟夫。法國文明。雖卒徒亦工紀述。而吾華亂中筆墨。雖求如嘉定揚州之記。亦不可復得矣。是書果能徧使吾華之人讀之。則軍行實狀。已洞然胸中。進退作止。均有程限。快鎗急彈之中。應抵應避。咸蓄成算。或不至於觸敵即餒。見危輒奔。則是書用代兵書讀之。亦奚不可者。又固君潛咸以爲然。因取所論。

弁諸簡端閩縣林紆紱

利傳瑟戰血餘腥記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序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卷上

法國阿猛查登原著

英國達爾康原譯

長 閩

第一章

今○人○殊○未○聞○世○有○至○榮○極○顯○之○君○在○一○千○八○百○十○年○
有○拿○破○崙○第○一○者○出○而○理○世○其○威○力○擴○充○到○不○可○思○
爾○時○拿○破○崙○第○一○所○經○之○三○鞭○羅○林○阿○西○三○處○其○時○
並○難○收○他○果○蔬○之○屬○方○至○紛○擾○聞○拿○破○崙○至○悉○舍○所○
十○里○之○遠○老○稚○婦○弱○偶○立○道○周○揚○手○呼○曰○皇○帝○萬○歲○
吸○若○足○撼○動○全○球○若○其○不○幸○帝○遽○升○遐○則○國○度○泯○矣○
曰○是○巍○巍○者○許○吾○罄○兩○瓶○酒○閒○見○其○頽○然○死○矣○聞○者○

天相若非恆人思慮中所能豫測者。

約瑟曰。余當一千八百零四年時。在華樹堡高登家治鐘錶業。因余贏而且蹙。吾母不欲以重笨之業苦我。令習靜細之業。較吾達士堡村人燒炭斲木業輪者爲優。余至高登家。禮余頗優異。余侍吾師。居於最上之樓。樓窗所臨。邇法國門正對紅牛。

紅牛居孔道之側。凡師行而凱還。咸出是道。如親王丞相大帥。或車。或騎。或據軍械之車。歸時悉擐金甲。以翠羽爲冠飾。狀至不一。至路旁羽檄來往尤夥。軍械車所載火藥以外。鉛彈爲多。而車騎之隊。日行道上如繩。其景象至繁盛也。方五六年間。有逆旅主人曰左趣者。以此致富。購牧場園囿大廈外。尙擁巨資。以行人歸自德京瑞士國俄羅新波蘭者。咸不惜其旅資。沿途揮霍。蓋彼人悉貴要。初不以居積取贏耳。

紅牛者。卽左趣用以名其廬者也。自晝及晡。咸供具整整。迨夜猶燈火飭具如。

晝。余遙觀其樓窗中。飲器膳具。悉金銀。光耀射目。餚蒸香氣鬱勃。咸爲珍饌。而旅人列坐無數。其後旣戰馬號嘶。與人聲相雜和。來去續續。不可紀數。紅牛蓋盛絕一時也。

村中亦累有暴貴之人。其人故老。猶能識之。蓋曾於密林深箐中。拾薪挖糞。今咸貴矣。以嘗從征。列國用戰功起家者。

吾師高登老矣。冠黑冠。垂其左右冠簷以蔽耳。戴牛角眼鏡。方力作。閒時亦去鏡舍具。趨紅牛觀之。騎士歸朝。或曳吉莫韉。或擐細鎧。或衣上垂細總於胸。揚鞭呼曰。大帥行至矣。高登翹足待之。咤曰。是人之父。非業瓦者耶。彼人之母。非爲人縫紉者耶。非爲人箍桶者耶。今統領提督矣。想彼父見之。吾不知其所由喜矣。時暴貴之將領至。時與所親執手情話。閒忽驟改其容。以長巾搵淚。而縫紉老婦見其子貴顯。亦感激而泣。其子則依依爲孺子之戀。想彼蒼眷乃孝行。飛彈或不卽中其人之身也。

然貴人中有數等有見其故居敝陋愧不可仰者有意氣傲兀歸驕其親屬者全村之子弟從軍者此時兩膊已傳金獸或臂衣已繡十字有微時至賤執役於人今咸貴矣

如是者月有所聞疊以捷告低潭之地月有二十一響之捷礮逾一禮拜之久忽傳喪敗村人乃大戚而婦人望書尤摯已而第一書至全村均悉羣聚其家問子弟之耗或遷轉或陣歿不一而足實則陞者卽以抵殞者之缺耳迨死耗一至舉家聚哭然死耗之來咸傳諸他氏之書而本人實耗乃終無聞焉或有以自解曰吾子非死迨囚耳事平或得歸乎世有堅信其已死者及歸時咸出意料之外然亂事未已歸於何時蓋此釁方泯而彼仇又挑亂於何戢以吾國之帝開疆之心無已非搏取俄疆卽擾西班牙之邊出兵之事無歲無之凡兵隊之行無日不出此道軍行者多著毳衫縛巨囊於脰左右股悉纏厚帛輦巨礮而行插足泥中黃白班駁時吾師高登見兵車行盡或從容語我曰爾

知一千八百零四年後是間閱歷幾種人矣。余唯唯。既曰以大數計或四五百千人耳。師曰約數之。或爾然歸者幾人也。余不能答。因念歸者或出他道耳。不爾至者胡寥寥。師歎曰。凡不歸者均覆於疆場。吾不能舉其數也。蓋吾國之帝但計其功不憫其死。非天心厭亂止此屯禍彼一人者。不惜擲萬人之血肉。爭一王冠。授其弟兄。較吾人之爭自由流血爲更甚矣。語已復歸樓用工。此語一入吾耳。幾令吾心怦怦也。

余右股微病不良於行。然隱疾之人亦恒有署入軍籍者。

此意載吾腦中。日如轆轤。吾念從軍之苦。神氣日形蕭索。余非憚死者。以余曾與中表之妹格西林訂婚約。格西林居八十里村。余與格西林同兒戲而長。目中更無見美麗如格西林者。目光蔚藍。兩頰微頰。作玫瑰色。齒精白如牛乳。余十九格西林十八耳。余姑曰麥格利得。每禮拜侵晨恆預爲余具食。格西林好與余同洝後園游涉。每摘蘋果與桃。必二人共食之。余此時於世界中爲最上。

無等之樂。余因視格西林絕重。格西林亦矐我。每值跳舞時。必重握余手弗釋。從未嘗與他氏之童跳舞者。旁人咸知余二人必有一日偕伉儷者。若遭時不偶。余一隸尺籍。則萬事瓦裂矣。余由是深願足疾加厲。蓋國中選兵。先取單丁。嗣及既婚而末誕者。再次則及娶而誕子者。然以余軀命衡之。跛者之入伍。似較有家者略後也。彼若兵我。我安能騎。然恐終不免。因大憂戚。思摒擋他適。當一千八百十四年。帝始伐俄國。余聞之大震。自二月初吉。迨於五月之季。每月兵行。經吾門外者。有騎步公共之兵。有短接之兵。有輕裝之騎兵。有長棘兵。及巨礮之隊。兵。火藥車。輜重車。十字會之軍。運糧之隊。續續而行。如長流之水。永無盡時。

吾猶憶軍之始行也。步兵居前。以牛任笨車行。牛身悉甲。用以代馬。既至軍。尤可用以代食。路人咸曰。大將軍之謀善也。步軍或不能飼牛。則即用牛以飼步兵。然牛行日僅七八里。每行一禮拜中。須一旦息。傷哉畜也。長行折角涎漬其

唇垂頸至地。目睛兇突。骨瘦如柴矣。時兵閒驅牛至三禮拜弗息。且以刃桿椽其股。周身均創。於是日殺牛牛肉價絕賤。且無市者。以病牛之肉食之傷人。爾時牛行不二十里。未及廬林界。已相望駢戮於道周。

吾又見載矛及甲冑之車接軫爭出於法國之門。經大鎗林遵其衢。由德國門而出一千八百十二年五月十日侵晨。聞巨礮聲。有大軍歸。吾方滯枕席閒。時砲聲所震。窗戶隆隆作鼓聲。已而高登排吾闔。携燈而入。起余曰。曷往觀之。於是啟窗下矚。隱隱中有車百餘輛。如沸潮爭門而入。有數人燃炬夾車行。但聞人聲喧豕。高低囂雜。而炬火之烈。經人家而過。狀如野燒。每人咸伸頸於樓窗呼萬歲。

余瞥見一車過屠者之門。蓋吉里家也。繫牛於其杙。陟見一人自車中騰擲而下。伸足而墜甲於溝。已而有人自車窗外矚。其人胖而白皙。有壯髮一垂額際。即拿破崙第一也。一舉手似撮鼻煙。且作急語。即有屬官下車鞠躬而言。拿破

嵩授之以鼻煙。轉其車而行。於是人聲復噪。礮聲復震。是夜所見。乃如此。時皇常至華樹堡。不令停車。迨最後之號礮起。而帝車已趨薩邦矣。道中復寂然。於是守門者揭弔橋起。余師告余曰。爾有所見乎。余曰。見之。師曰。是夫也。余與爾及國人之生命懸其手耳。彼偶噓氣。吾軀且立燼。然吾剖臆告天。明斯人非民賊也。彼果賊也。則全球將更有亂事。如前此之生番渠長。及土耳其王之暴烈耳。

吾師言時。狀甚抑抑。逾時。又言。爾曷睡時。逾三點鐘矣。吾於是就榻。師亦歸寢。而牕外萬象俱寂。余睡至遲明。均夢囈對皇帝。又念車中墜士生命。存否。迨曉聞此兵已昇至醫院。行當愈乎。

自是日起至秋之九月。禮拜堂中。均凱唱。而關外恆聞二十一響巨礮。其事均得之侵曉時。吾師呼余曰。約瑟外閒。又獲勝矣。此行也。五萬衆。二十面國旗。一百尊之巨礮。一出國門。捷矣。然行當科兵以補殞者之缺。時吾師啟吾關。科其

頭衣灰色廣袖之寢衣。不領而沐。

時余噤而進問吾師曰。皇帝簡兵尺籍。其署我乎。師色甚溫。答我曰。勿恐。爾寔焉能兵。我當爲爾脫之。爾第操而工。勿爲此亂其胸臆。

余師見余長日志忑。師亦弗寧。余自有生以來。未見如師之溫裕也。師盥沐既整衣出行。入帥府及節署。與將弁之家。啟鐘之鑰。余居守。余師出久。迨關外勝礮發後始歸。入門脫其栗色之衣。疊笥中。復置其髮。仍取舊冠冠之。

余師告余曰。法軍已駐威那矣。殆至斯摩林。未定也。吾屬聞帥府中言天心若厭亂者。此一戰行太平矣。然弭亂速則民生安。蓋戰爲危事。甚可怖也。

約瑟自念使亂平者。安須多人入伍。余苟免其能。與意中人聚乎。設爲吾地。吾能毋望亂平而寧吾國而免吾役耶。

第二章

時一千八百一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得露布。皇帝大捷於莫斯達國。人咸大喜如

狂曰此捷後戰事其已乎

間有人語曰支那尙未底定也此等蓋極猥薄者隨在有之其人發語輒令人敗興已聞陸軍已抵莫斯科俄京也地甲全俄爲絕富絕麗之區吾人恒念苟覆其城發其藏當得巨積後此歲入之征亦當未減

已而復聞俄人焚其宮室積藏我師被驅出波蘭矣我師進無所掠因就糧於波蘭傳聞一及凡酒樓逆旅及米販之市咸駭傳其事中有云大事去矣軍行歸矣交相歎息弗止

於是國人均嗒然喪其色郵政門外村人千百大集問耗均莫獲消息余數過其門咸未寓目以余燭勝敗之事屢矣余胸中別有所寓轉以眼前所觸者爲樂

試念逾此五閱月余將密購珍物爲意中人壽蓋十二月十八日爲彼生辰也余遍矚余肆有小珠鑲置牕下銀製爲函珠緣之其函玻璃面之銅均耀作金